

云龙“霸王鞭舞”的教育传承研究

杨菊花 杨沐林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DOI:10.32629/er.v3i1.2367

[摘要] 教育传承云龙“霸王鞭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传承力度和保护力度,尤其是学校教育要肩负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霸王鞭舞; 文化传承; 教育研究

1 云龙“霸王鞭舞”教育传承对人的影响

1.1 智力因素

1.1.1 益于身体协调能力的培养

表演时舞者右手执霸王鞭中部,通过手指腕及上下臂的旋转变化动作和全身动作相呼应,而左手是空手或持一块手巾挥舞。上身动作始终以胸椎为轴运行,由双肩带动胸部由前向后做连续的横向绕圆转动,节奏大致为两拍一次,当肩峰运动到最高点时需稍微压慢动作的速度。下身的动律主要为一拍一次的坐胯屈伸,前半拍下屈后半拍提伸,视觉上给人一种富有弹性的上下颤动感,节奏和跳转动作加快时动律幅度要减弱,与上身动作相呼应。可见“霸王鞭舞”对身体肌群作用的动作方向、速度合理和时机恰当有着严格的要求。

1.1.2 利于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培养

“霸王鞭舞”的表演更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需要背诵剧本并能演唱,往往舞者集表演和演唱于一身,演唱的同时要配合唱词来展现动作,所以在演出的过程中既需要有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也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语言与动作的配合能力。在同一个艺术形式中,既锻炼了人的记忆力,又锻炼了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同时展现协调能力以及动作与语言契合能力,所以“霸王鞭舞”的表演过程是对人语言智能、运动智能的多重锻炼。

1.1.3 促进注意力的培养

如上述所言,“霸王鞭舞”的表演较为复杂,一会儿是手上的功夫,一会儿是嘴上的功夫,要将一个完整的舞蹈展示给大众,整套动作的连贯性以及动作与配乐、唱腔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依赖于平常的练习,更需要艺人在表演时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如果出现了动作在前而唱腔在后,这样的舞台事故是不会被观众喜欢的。

1.2 非智力因素

1.2.1 加强民族凝聚力

白族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族群认同的方式,是具有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族群认同表达的是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使得社会体系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只容许一个族群存在,即当用共同的文化与世系来界定族群体系时,只有当文化与世系这些要素在一个包含着其他族群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服务于维系与凝聚自己群体之目的时,才是重要的^①。“霸王鞭舞”是白族民众崇尚农耕、学习诗文的独特产物,是白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是千百年来白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得到白族人民的喜爱,正是缘于白族人民对其所流露出来的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1.2.2 陶冶情操,提升欣赏美的能力

在院落里表演时会演唱《鸿雁带书》、《五更月》等较完整的传统唱本,

为农家做庆贺表演时先唱舞一段赞颂贺词,再根据农家情况进行即兴词舞编唱。通过以歌载舞达到娱乐目的的同时,其还有一定教育意义,唱本内容所体现的爱国、孝悌等理念通过剧目演出的形式,给观众较为深刻的视觉冲击,和剧目中的人物产生共情心理,更能营造一种民族文化氛围。此外,丰富的唱腔、优美的动作、精美的道具、绚丽的色彩都向人们传达着美的内涵,观看的过程就是欣赏美的过程,表演的过程更是创造美的过程。所以无论是观赏还是表演都是美育的过程。

1.2.3 培养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霸王鞭舞”是白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白族人民纯朴善良和团结进取的精神,已成为白族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舞是群体舞蹈,出台表演需要多人的相互配合。在表演过程中背景乐器的切换及场景人物的顺序出场都需要整个团队的默契合作,只有成员间配合好才能发挥出整个团队的魅力,形成良好的团队精神面貌,才能让整个舞蹈顺利演出。

综上所述,“霸王鞭舞”在对人的教育培养上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集培养身体协调能力、记忆力、语言能力、注意力、合理分配注意力于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益于培养人们专注、细致等诸多优秀品质,这也为这项植根于民间的大众艺术增添了独有的魅力。

2 云龙“霸王鞭舞”的教育传承现状

2.1 教育传承的形式

2.1.1 个体教育传承

基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征,个体在教育传承中处于最直接的位置。“霸王鞭舞”的个体传承具体表现为“民间艺人的自愿学习”。跟喜洲、剑川等地区一样,云龙“霸王鞭舞”的传承者均是民间的艺人前来自愿学习,这些艺人年龄大多在30至60岁之间。由于白族人民多在白天务农,到了傍晚收工及饭后才会聚在一起切磋舞艺,这些前来学习的艺人也通常是在晚上跟着带队在院落里排练和学习,时间不固定,结束后各自回家休息。

2.1.2 社会教育传承

首先,在辛勤劳作之余的娱乐活动中传承,主体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比如晚饭后在农家院坝里闲暇地跳起了“霸王鞭舞”。其次,在重大节日(如春节)或者重大日子(如农户办喜事)中通过上台表演得以传承。这种形式丰富了白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为传承云龙“霸王鞭舞”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2.1.3 学校教育传承

学校教育在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其传承将更具体。顺荡小学是学校教育传承云龙“霸王鞭舞”的重要代表。该小学硬件设施齐全,有专门的多媒体、音乐、舞蹈教室,还是云龙“霸王鞭舞”的发源地,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教育传承“霸王

鞭舞”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主要通过开设“地方与学校课程”（即校本课程）的方式来传承“霸王鞭舞”。每班每周安排了两节地方与学校课程，并会在“六·一儿童节”等重大节日的文艺汇演中进行“霸王鞭舞”表演。

2.2 教育传承面临的问题

2.2.1 面临传承人濒危困境

冯骥才^②老先生指出传承人濒危现象以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是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之一。当前“霸王鞭舞”的传承正面临这一严峻问题，由于会舞鞭的老艺人逐步去世，而很多年轻人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且不愿意学习，缺乏参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能力，要进一步传承“霸王鞭舞”就必须调动青少年学习流传下来的动作。

2.2.2 教育转变中的教师冲突

教育转变目前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前提，但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不仅存在教育观念滞后问题，学校教育中新、老教师之间的教育冲突也是比较明显，具体体现在教师专业情意、教学理念等方面。而校本课程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在校本课程中融入民族地方特产特色文化，更是一个教育创新的过程，所以对于这类课程的开发不同的教师有着不同的建议和意见。

2.2.3 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

教师专业化发展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话题，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都非常重视教师专业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由于学生流失现象越来越明显、农村学校在编老师越来越少，致使有些地方特色课程无人开设和教学；第二，由于农村教师所具有的乡土性，存在自动放弃由教育部门提供的教师培训机会；第三，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兼职教师补给策略很难实现。对于传承“霸王鞭舞”来说，首要的就是一批专业教师。

2.2.4 校本课程的制定与发展

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学校教育与当地文化脱离，学校教育形成典型“村落中国”的教育现象。而把村落文化引入到学校中成为校本课程的一部分，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此外，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应该如何发展也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目前学校存在“阴阳”课程现象，一些校本课程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课程监测并未落到实处。

3 云龙“霸王鞭舞”教育传承的未来展望

3.1 培养传承人是关键

学校教育面对的是年轻的群体，教师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发挥学校教育优势，提高学生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热爱。同时还应利用媒体、社区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参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能力。

3.2 处理好教师冲突

学校领导人要积极处理新老教师之间的冲突，营造良好的学校人文氛围是协调和管理教师冲突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需要规范学校冲突管理制度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制定考核制度、奖惩制度时要注意引导教师正确处理冲突，加强教师间的合作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3.3 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

校领导要充分发挥职权，带领全体师生投入到“霸王鞭舞”教育传承活动中。一方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建立针对性培训机制，培养本校专业的“霸王鞭舞”教育传承团队。另一方面引进优秀师资，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此外，教师要明确角色定位，扎根乡土、融入乡村，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用新的教育理念充实自我，增强角色适应能力。

3.4 坚持校本课程传承之路

首先，为更好的让民族文化进入课堂争取资金支持是关键，相关部门领导须具体落实校本课程开发的经费。教育局教研室应带头寻找音体美教师补给方案，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霸王鞭舞”广播体操。其次，充分利用区域优势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如可邀请民间艺人进校授艺。再次，深入家校合作。家校合作是教育管理新模式，是学生减负的共同合作体，通过家校合作，如利用家长会宣传“霸王鞭舞”知识增加家长和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可和热爱，希望家长支持小孩学习民族文化。最后，中心校应加大对中小学校本课程实施监督力度。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动力与活力的源泉。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文化方式，也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③。所以作为新一代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者，我们应该竭尽所能为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做贡献。作为一名未来的教育者，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

注释：

①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中国西南民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22.

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③ 普丽春.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构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01):46-50.

[参考文献]

- [1] 石裕祖.云南民族舞蹈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4-26.
- [2] 马盛德,曹娅丽.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祀舞蹈考察与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60.
- [3]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编.白族民间舞蹈[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2-5.
- [4] 薛琳主编.新编大理风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3-54.
- [5] 施惟达,段炳昌.云南民族文化概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60.
- [6] 孙森.白族“霸王鞭舞”调查与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09):57.

作者简介：

杨菊花(1995--)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

杨沐林(1997--)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